

论人的可能性本质

方同义

(宁波大学 法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人的本质实质上是现实性与可能性的统一。人的可能性本质不仅是全面系统认识人的本质的重要支撑点,也是界说人的本质最为复杂和不确定性的一个环节。人的可能性本质,指的是人以习得性的范式、样式、共相、符号、逻辑以规范客观世界,并通过实践创造或改变世界,从而也改变自身所体现出来的本质特征。深入分析和正确把握人的可能性本质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人的本质;可能性本质;现实性本质

中图分类号: B0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24(2010)01-0064-06

在如何界说人的本质的问题上,马克思明确提出关于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现实性本质”。同时,马克思又在“无产阶级解放”、“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的论说中阐述了“人的可能性本质”。因此,人的本质实质上是现实性与可能性的统一,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的结论。人的可能性本质不仅是全面系统认识人的本质的重要支撑点,也是界说人的本质最为微妙、最为复杂和不确定性的一个环节,然而却为一些研究者所忽略。作者试图围绕“人的可能性本质”的问题从若干方面加以深入探讨,谨以此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人类思想史上关于人的可能性本质的论述

纵观人类思想史,并不缺少关于“人的可能性本质”的理论探讨,分析其中的一些经典性观点有助于人们把握问题的实质。

中国古代学者十分关注“人性善恶”问题的讨论,其中也有从“人的可能性本质”方面立论的。儒家创始人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1]这是说,人的本性是相近的,而人的后天实践却是很不相同的。因此,人是可能性的存在。孔子还认为,“仁”是人的理想和目的,“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2]又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

可以语上也。”^[3]人是一种可能性,蕴藏着主动性、积极性,能以自己的实践和修养改变自己的道德情操,达致“仁”的境界。同时,孔子又认为,人的自我改变及发展是受自身条件的局限的,所以对中等材质以上的人可以引导向上升华,而中等材质以下的人就显得困难,这实际上是提出了人的可能性的制约的问题。

继孔子而起的孟子对人性、人的本质的界说侧重于道德价值方面的判断,与孔子相比,摆脱了“性近、习远”的不确定性,明确肯定“性善”。孟子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4] (411)}人性之善与水流低处是普遍的、必然的。但孟子并没有否定对“人性善”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方面的论述。他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4] (415)}仁义礼智的善良本质人人皆有,关键在于人进行自我反思,能够自觉追求就可以获得,如果放弃就会丧失。如此,孟子所谓“仁义礼智”的人之善性,仍然是一种可能性,而非现实性,只有主体自觉追求才能转化为存于客观世界的现实性。

道家老子倡言“自然”。“自然”是存在世界至高至上的美好状态,也是人生存和发展的美好状态,“自然”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老子认为,人类文明之发展,正在一步步损害和

收稿日期:2009-06-28

作者简介:方同义(1952-),男,浙江诸暨人,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

毁灭“自然”，因而，生活在世俗社会的现实的人是丑陋的，只有回归“自然”，才能臻于最完美的“大道”。老子说：“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5] (178)} 又言：“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5] (178)} 从老子对人的理解中可以看出，他认为，生活于世俗社会为名利所累的现实性的人，是“昭昭”、“察察”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人；而理想的、可能性的人是“昏昏”、“闷闷”，处于“愚人之心”、“婴儿之未孩”状态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有大地一样的胸怀，能够“不离常德”、为天下之溪谷。庄子的人学理想，继承了老子“崇尚自然”的基本思想，并进一步突显了个性主义、自由主义的所谓“无待”、“逍遥”的人格追求，与老子相比，更加突出了人的世俗性与可能性、现实性与超越性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张力。

至宋明时代，理学家们提出了所谓“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人的本质观。朱熹是宋明理学人性学说的集大成者。朱熹承继二程的人性论学说，认为人是理和气的结合。由于有理，才懂得仁义礼智信；由于有气，人才能言语动作、思虑营为。因此，他认为，“论天地之性，则专指理言；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6] 朱熹所说的“天地之性”是对孟子“性善”、“仁义礼智根于心”的观点的进一步完善化，即强调人具有善良本性，但这种善良本性只是人有待发展的可能性，是对人的可能性本质的价值判定。而所谓“气质之性”，是理与气的混合。“气质之性”是人性的现实性存在，同时这种人性的现实性存在又处于发展之中。因为，理是绝对的善，气则可以倾向于善，向善提升；同样也可以倾向于恶，成为恶的现实性。这样的人的本质的理论设定，就为“圣人”教化提供了依据。理学家对于人性的这种二分，以及人的本性的设定，都比前人的理论更为完善精致，对统治阶级的教化提供了更完备的依据，然而，对于人的自由个性追求也带来更大的伤害。

与中国古代人学强调伦理价值比较，西方人

学更侧重于事实判断，越进入近现代就越是如此；同时，西方关于人性、人的本质的界说各种不同学说观点之间的跨度也更大。

中世纪基督教提出人的“原罪说”，人的本质的定位是这样的：由于人类的祖先犯下了“原罪”，而后其子子孙孙都必须永远“赎罪”，上帝则充当了“末日审判”和“拯救”的角色。如此，人的本质都是被永远规定了的，也是不可改变的。基督教造成了整个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和僧侣主义的教会统治，也孕育着近代文明的种子。

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启导了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和人的觉醒，也开启了近现代以来辉煌文明的大门，开辟了人的发展可能性的无限空间。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1874-1945）提出“人是一种创造符号的动物”的著名论题。他在《人论》中提出“划分苏格拉底和前苏格拉底思想的标志是在人的问题上。……唯一的问题只是：人是什么？”^{[7] (7)} 对“人是什么”的回答，卡西尔认为，人是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人在不断自我审视、自我反思。同时，人的本质不是依赖于外部环境，而依赖于人给予他自身的价值，这种价值之中“最要紧的就是灵魂的意向，灵魂的内在尺度”。^{[7] (10)} 由于人的不断自我审视灵魂的态度和选择，人始终处于矛盾之中。他说：“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正是矛盾。人根本没有‘本性’——没有单一的或同质的存在。人是存在和非存在的奇怪混合物，他的位置是在这对立的两极之间。”^{[7] (10)} 人的生活面临各种各样的矛盾：现实与理想、物质与精神、灵魂与肉体、事实与价值，如此等等。由此，卡西尔认为，人解决自己的矛盾，应对外在世界，是通过创造“符号系统”的方式来实现的。“人不再生存在一个单纯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人类在思想和经验之中取得的一切进步都使这符号之网更为精巧与牢固。”^{[7] (16)} 人是创造符号的动物，人能运用符号去应对世界，于是人把“现实”与“可能”区别开来。创造“可能”、设计“可能”、选择“可能”、实现“可能”，是人生活生产过程的基本内容。

存在主义哲学大师萨特（1905-1980）则从

本体论上将人看作是“自由”地创造世界和自我的动物,人的本质完全是自己所给予的。关于人的本质问题,萨特提出“存在先于本质”的著名命题。存在,即人的存在、露面、出场,或者说“此在”。“存在先于本质”也就是人的自由先于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出于人的自由的创造。因为“人的自由先于人的本质,并使本质成为可能;人的本质悬置于人的自由之中,因此我们称之为自由的东西是不可能区别于‘人的实在’之存在的。”^{[8](56)}所以,依萨特之言,人即是自由,人的自由即是人的意识和人的主观性的不断的超越、否定和创造,而人的本性、人的本质不外乎人的自由创造。“所以说,世间并无人类本性,因为世间并无设定人类本性的上帝。人,不仅就是他自己所设想的人,而且还只是他投入存在以后,自己所志愿所变成的人。人不外是由自己造成的东西。”^{[9](337)}

马克思关注无产阶级解放、关注人类命运,对人的本质作了全面系统的阐发。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考察是从二方面入手的:一方面,马克思在批判旧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自然人性论中提出了“人的现实性本质”。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0](18)}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学说,是以“人的自由个性”、“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自由人的联合体”作为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崇高目标,是要将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本质”融入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中,创立人能够充分掌握自己命运的“自由王国”即共产主义社会。无疑,马克思的上述论说包含着对“人的可能性本质”的深刻理解。合而言之,马克思的人学理论,包含着人的本质是现实性与可能性辩证统一的思想。显然,马克思的人的本质理论是更为全面和系统的。

二、人的可能性本质的内涵

人的本质是在人的全部生命过程中展现出来的。人的生命是一个过程,是从生到死的统一,也是过去、现在、未来的统一,而现实性与可能性恰恰是揭示人和事物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相互关系的范畴。可能性一般定义为事物发展过程中潜在的东西,是包含在事物之中并预示事

物发展前途的种种趋势。可能性与现实性密切相关。当人们从“过程”的视角考察事物,那么任何事物都表现为一个时间的流程。所谓现实性是指事物已经产生出来,从而显示其内在根据和必然性的那种状态,而可能性则是事物走向未来的不确定性,是既存在而又不存在的状态。

从哲学上考察“可能性”,必然涉及事物的可能性、世界的可能性、人的可能性,以及人之可能与动物之本能的关系等方面。

动物之“本能”与人之“可能”,都涉及“能”。任何鲜活的动物都能走、跑、跳,能寻找食物、水,以补充能量,实现其生长、发育、繁殖等动物物种生存延续的固有要求。动物作为一种自我生长发展和平衡的自组织系统,这一切都是有赖于动物的内在的“能”来实现的。然而,动物之“能”是属于“本能”。“本能”即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自身所固有的能力。人类亦有本能却不局限于本能,动物却局限于自然赋予的本能,即它们不能超出自然给予的这种能力之外。

与之不同,人固有自然本能,但同时人又创造“可能”。人是能创造工具并运用工具从事实践的存在物。通常所谓“生活”,是一个“活”,“活”是鲜活、灵动、多姿多彩,不是死板的僵化的。如何去“活”?依据于人之“能”,即主体内在拥有的能力、能量、才能。所谓“能”,金岳霖先生认为,“能”是一个“很‘好’的名字,它可以间接地表示x是活的动的,不是死的静的,一方面它有‘气’底好处,没有‘质’的坏处;另一方面它可以与‘可能’联结起来,给‘可能’以比较抓得住的意义。”^{[11](20)}“能”即是构成世界一切事物的材料、质料,与“气”、“质”等字义相近而显得更合理。人之拥有“能”与一般事物以至动物之有“能”不同,因为,人之“能”乃“创造之能”,而动物之“能”和物质世界之“能”是本有之能、必然之能。人的创造之能即是整合事物之必然和人自身之目的的“可能”。创造之能是人之潜能的显现和发挥,它不是世界上最大的“能”,却是世界上最神奇的“能”。因为,只有“人之能”才具有主体性、主动性、目的性,也只有“人之能”发挥出来,才能赋予“物之能”以新的价值、新的意义;可以说,“物之能”是由人去发见、认识、利用的;

而且，“物之能”只有与“人之能”结合，才能产生全新的功能和作用。例如，“火”是一种物之能，“火”这种能只有与人的认识实践结合起来才能转变为烧饭之能、机械之能等等各种各样的“能”，才有了全新的价值。

所以，世界上一切事物之“能”，全凭“人之能”将其激活了。“人之能”是世界之能的集汇点，是点石成金的魔棒。人之有能，但这个能只有与“可”、“可以”相结合，才会成为“可能”。这个“可”、“可以”就是范式、形式、符号、逻辑、语言。对于“可”，金岳霖先生认为，“式”即是“架子”、“样式”或概念、共相。“共相既是实有的，它是有‘能’塞入的‘架子’或‘样式’，它既是有‘能’的架子或‘样式’，当然是可以有‘能’的‘架子’或‘样式’。”^{[11](20)}因此，所谓“可能”就是“可以有能”，是“样式”、“共相”与“能”、“质料”的结合。金岳霖先生说：“所谓可以是逻辑方面的可以，是没有矛盾的可以。这是最普遍的可以，只要‘架子’或‘样式’没有矛盾，它就可以有能；那就是说，它就是可能，它就是可以有而不必有‘能’的可能”。^{[11](21)}人将“能”塞入于“式”之中，或以“式”（样式、范式）规范某一种“能”，就是一种创造。人是创造的源泉，亦具有创造的能力。这种能力就是将世界之能（事物之能）纳入于范式、样式的能力。人所掌握运用的形式、范式、样式、符号、逻辑的本领越大，其创造力也越大。人创造、设计、选择了“可能”，又由“可能”通过实践改变了现实，从而改变了世界。这样，在人的创造性面前，世界并不是僵死的、不变的、衡定的世界，而是可以加以改造的使其变得更加真、善、美，更加适宜于人的生存发展的世界，世界是“可能的世界”。

人之能动和主动，表明人是“自为的存在”。人作为自为的存在既改变了自在的存在，即改变了物质世界，同时在这种改变过程中也改变了自我，或者说创造了自我。因此，世界是可能的世界，人亦是可能性的人。人具有现实性的特征，也具有可能性的特征。人的本质是现实性与可能性在人的生活实践之中的辩证统一。如此，所谓人的可能性本质，指的是人以习得性的范式、样式、共相、符号、逻辑以规范客观世界，并通过

实践创造或改变世界，从而也改变自身所体现出来的本质特征。人的可能性本质体现了人的不确定的、发展的方面，也是人的自由自觉特性的外在表征，人的这种特点是一切其他存在物所不曾具备的。

在现实生活中，人的可能性本质并不是独立地发生作用的，而是与现实性紧密地结合起来共同发生作用的。如果说，人的现实性指的是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那么，人的可能性就是意识——创造性和自由——实践性的统一。由此而言，人的创造首先是人是通过语言、符号、逻辑的形式观念地把握世界，然而通过对人的主观世界和内在需要自我确认，设计和选择人的实践活动的蓝图，而这个蓝图本身之于人的现有生存而言，仍然是尚未见之于现实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惟有通过实践才能将其转变为现实的存在。

三、人的可能性本质的制约

无论是卡西尔还是萨特虽然深入地讨论了人的可能性本质，却没有真实地说明“一个现实存在的人”。如同马克思所说：“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10](29-30)}要说明一个从事现实活动的人，就必须回答他（她）为什么选择了独特的生存道路，却没有选择相反的道路？他（她）又是如何作出这样的选择的？其选择的依据又是什么？简言之，他们都未能说明人的存在的现实性问题，或人的可能性的制约问题。

事实上，人的本质作为可能性与现实性的统一，人的可能性必然受制于现实性。现实性（即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是人的生存的必要前提，也是可能性由以产生的依据。诚然，人具有能动性、自觉性，人是在自我设定、自我选择、自我创造中为自己的成长发展开辟道路的，但是人的自觉能动性和自我选择性是有前提的。因此，人的可能性是这样走向确定性的，因为，他（她）必须在众多的或然的可能之中，选择其中的一个“可能”作为自己的“目的”，而这种选择并不是无条件的，这些条件就成了人的可能性的制

约。由此可见,全面深入地分析人的可能性本质,就必须充分认识其制约条件。

人的可能性本质的制约条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客观条件和主体性条件。

从人的可能性本质赖以实现的客观条件来看,主要有下述因素:一是自然环境条件。自然环境从宏观上规范了人的生存实践条件,包括生产、生活以至种族、民族、体型、肤色等各个方面。例如人的肤色是太阳紫外线照射的直接结果,而这始终与人生存的纬度、气候、地理、地形等环境条件紧紧联系在一起。又如气候对人的生长发育、生活节律以至性格气质都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人们从事的生产活动如种植业、畜牧业、采掘业、商贸业直接与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相关,而生产活动和生产方式对人成为什么样的人影响至深至巨,所谓“民族性格”的形成,最直接地是来自生产方式的影响。这如同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怎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10](25)}

二是经济政治条件。人的可能性和人的发展必然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条件的制约。经济条件的好坏直接影响人的生活质量,也影响人的受教育水平,以至家庭、婚姻、生育等等各个方面。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所获利益的多寡、经济地位的高低,也直接影响人们对于国家、政治、法律的态度。可见,经济条件是制约人的发展和人的可能性的重大因素。人是政治的动物,说明政治对人的可能性和人的发展的巨大影响及制约。当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人们既接受政治的影响,同时又作为主体又以自己的思想行为反作用于政治生活。

三是历史文化条件。人的可能性与人的发展,与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条件息息相关,并受其制约。历史是一个国家民族的沿续过程,而文化则是历史形成的成果与积淀。文化对于人的作用具有长期性、自发性、弥散性。人们无不处于文化氛围的浸润之中,而自觉不自觉地接受这种文化。文化从家庭生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语言、宗教、哲学、科学、道德、伦理、

文学艺术、政治思想和法律思想以至风俗、习惯等等,都在教育人、规制人,使人“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如何成为这样的人”。

从人的可能性本质赖以实现的主体性条件来看,主要包括下列要素:一是生理和遗传因素。人的肉体生理和遗传因素是人的发展的自然前提。人的可能性本质的萌芽产生于本始的生命存在之中,因此,“研究人的本质的可能性萌芽却离不开对于人的生命的生理特性的分析,因此,必须吸收生物学、生理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进行研究,否则,对人的本质的研究就失去了物质承担的主体而陷入抽象……。”^[12]无疑,人的生理状况和生理特征对人的可能性发展的影响是很大的,对他们“想什么”、“怎样想”、“做什么”、“怎样做”都带来不可估量的重大影响。遗传因素对人的基础性素质包括人的机体的解剖生理特点、大脑的结构特点造成的影响是重要的。运动员的体能与爆发力、画家对于色彩的敏感、音乐家对于声音的辨别无不包含遗传甚至天赋的因素。如此,人的生理特质和遗传因素既是一种对人的发展的制约,又是他们在此基础上获得无限发展可能性空间的前提。

二是心理和知识因素。人的心理结构是人的可能性的主体条件,对人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人的个性心理特征包括人的能力、气质和性格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影响人的实践目标的选择和设定,进而又牵涉目标的达成。个性心理倾向包括需要、动机、兴趣、理想、信念和世界观,是人进行活动的基本动力,也是个性心理倾向中最活跃的因素,它决定着人对现实的态度,决定着人对认识活动的对象的趋向与选择。在现代社会,知识因素对于人的可能性本质的影响,对于人能够作出怎样的成就,以至人成为什么样的人的作用越来越趋于强化。知识对于个体的影响是如此,对于一个国家民族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如此。例如我国五、六十年代的所谓“大跃进”可以看作是一个纯粹的“知识性错误”,由此可见,知识对于人的发展、国家的发展的决定性意义。

三是主体努力因素。主体努力因素既可以看作是人的可能性本质实现的动力,同时由于各个行为主体努力的程度、努力的适宜与否是有差别的,因此,这种努力因素又可以看作是一种制约。

前述自然环境条件、经济政治条件、历史文化条件以及人的生理、心理、知识因素，只有通过主体的能动努力才能够得到整合、组织，并转变为目标的设定和实践的推动，使人的种种可能性转化实际的现实性存在。主体只有发挥充分的自觉性、能动性、积极性，把握自己的命运，就能够实现理想、完成职责、取得成功。

综上所述，把握人的可能性本质的制约因素，就是要充分认识人的发展的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和主体自身条件，并通过调整这些条件，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四、正确把握人的可能性本质的意义

深入认识人的本质是现实性与可能性的辩证统一，把握人的可能性本质的内涵及其制约因素具有重要价值意义。

第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除了道家主张“自然”、“放任”以外，其主导性的观念可以称之为“教化主义的人的本质观”。其核心观点是：人的自然发展和自由生长是不可取的，必须从幼年就开始接受社会的系统教化，使人成为符合社会规范要求的人，如此就能扮演社会所给予的“角色”。教化主义的人的本质观有利于人们的文化认同和社会的稳定，但却从根本上无视人的自由发展和人的可能性选择的基本权利，而是将人牢牢地控制在圣王和卫道士所设计的礼教牢笼之中。这种人的本质观的实质就是只认可“现实”（封建等级秩序）的合理性，并且将人的现实性与人的可能性对立起来，以现实性窒息人的可能性及其自由发展。深刻把握人的可能性本质就是要正本清源，给人的自由发展和可能性选择以应有的地位，破除教化主义的人的本质观的迷障。

第二，传统的对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观的解读，过分偏重于所谓“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现实性本质，而严重忽视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的自由个性和“自由人的联合体”等关于人的可能性本质的重要思想。显然，这严重地肢解了马克思人的本质观的全面性和系统性，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是对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东方式的选择性失明。充分认识人的本质是现实性与可能性的辩证统一，科学把握人的可能性本质的内涵，有助于全面深入地解读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理论，并在实践中宏扬人的主体性，真正落实“以人为本”的原则。

第三，对人的可能性本质的肯定，在实践中有利于促进民主法制、公平正义、安定有序社会环境的形成。因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需要最大限度的激发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个人的能力从可能转变为现实。而人的主体性的发挥有赖于合理的制度、宽松的环境，因此，必须为每个人的身心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制度的平台。人们可以从容地在一种良好的制度安排中为实现自己的合理目标，自主自觉地进行理论创造和实践创造活动，最大限度地挖掘自己的内在潜能。不仅满足自我各层次的需要，实现对幸福的追求，也满足他人的需要，为社会创造价值，推动社会的发展，为人的生存发展带来更为宽宏的空间。

（本文受宁波市马克思主义研究基地经费支助。）

参考文献

- [1] 朱熹. 四书集注：论语·阳货[M]. 长沙：岳麓书社，1985.
- [2] 朱熹. 四书集注：论语·里仁[M]. 长沙：岳麓书社，1985.
- [3] 朱熹. 四书集注：论语·雍也[M]. 长沙：岳麓书社，1985.
- [4] 朱熹. 四书集注：孟子·告子章句上[M]. 长沙：岳麓书社，1985.
- [5] 陈鼓应. 老子注译及评介：第二十八章[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 [6] 朱熹. 朱子语类：卷四.[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7] 卡西尔. 人论[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 [8] 萨特. 存在与虚无[M]. 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87.
- [9] 萨特.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 [10]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11] 金岳霖. 论道[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 [12] 程家明. 可能性视野下人的本质[J]. 江汉论坛，2008（2）：60-65.

（下转第100页）